

中国：观宏大风景有感

这次旅行是在日中建筑技术交流会成立之初，中国面向我们开放的第一次长期之旅。时间上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末期。这次旅行就成了观览中国大陆，专注把握中国风景的旅行了。我发表的文章中还有关于《人民公社和村镇》的一篇，此处只好割爱了。

“扩大范围，成立集会”：没有围墙的广场

以前，我们总是在电视机上看国庆节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报道。当看到周恩来逝世时天安门广场的景象时，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自那以后，每逢国家的节日庆典，天安门就会被作为典礼的中心。比起庆典时的天安门，我更想看的是平日里的天安门。终于，到了1976年，等到了这个机会。刚到北京，我便从住宿的酒店赶往天安门广场。按照地图上显示，本该是很短的距离，却走了相当长的路。其实刚开始没走多久，我便意识到地图上的比例尺有误。当我看到眼前出现的天安门前群众聚集形成的“水平团块”时，我又意识到了视觉上的差异感。天安门的宽广似乎是无止境的，让我有一种“掉入了不同的重力场”的错觉。我一心只想着要横穿这个气势压倒人的广场，可似乎稳不住身体重心了。只感觉身体一个劲儿地往前倾，不停地赶路。

第二天清晨，我见识到了灰色的自行车大军，沿着长安街横宽百米的大道，一齐往东行进的壮观景象。车轮进行的声音、逆风前行的沉重声响打破了天安门广场原有的寂静，简直好像洪流奔涌一般。此刻的天安门广场蔚为壮观，展现出的是人与场所之间的强烈反差。

说到广场，在联想到宫城前广场或是车站前广场之前，通常日本人会先在脑海中勾画出欧洲的广场的大小。这些广场被建筑所围合，有着合适的大小、人性化的规模，具有愉悦人心和休闲的功能。欧洲的广场普遍给人这样的印象。当然也有一些更大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广场，诸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马德里的马约尔之类的广场。像墨西哥城的索卡洛广场、莫斯科的红场，这样的大广场也能让人读出被围合起来的意图。但是天安门广场有着与其他广场截然不同的宽广，刷新了我对广场的认知。首先那种宽广度真无法与“人性化”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也无法轻易地把这种宽广度与大陆特有的庆典规模联系在一起。

天安门就是故宫的门。它的南面还有包裹外城的城墙。沿天安门东西走向的长安街，分别在东侧开建国门、西侧开复兴门。长安街沿东西向长 40 千米，现在是北京的城市主轴。它的道路宽度从 20 米拓展到 40 米，再到 100 米。同样地，天安门广场也进行了扩建。根据数据，由初期的 11 公顷到现在的 500

米×800米，扩大到了40公顷。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面向东侧，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向西侧，这两座建筑都向后退了100米左右，为的是要留出前庭的位置。说来广场的实际宽度能达到60公顷以上了吧！1977年11月动工的毛泽东纪念堂（按中国传统样式建造）矗立在广场南侧，但是这座建筑也不是能够围合住广场的建筑。也就是说，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围合物的广场。

故宫是墙壁和建筑基座严格地遵循着直线轴排列，天安门广场则完全不同。这与历史学家弗莱博士所说的中国古典建筑中基本的主题包含“运动主题”和“通行主题”似乎很吻合。如果要再加上一个主题，则应该加上“集团主题”。广场不是只站在个人行为、个人感觉立场上的场所，而是让人们的日常生活联动起来的场所，也可以说是群众奔跑穿行的场所，是一个不能实现围合的场所。将重点置于“宽度”上，这是一个象征着集团社会的宽度。如果这样去想，天安门广场就能与某种特殊的意象联结在一起。它是一个表达“要进行建设的决心、对统一的企盼、集体的力量、中华民族的情感”的“表达广场”，而且还是一个每天人民聚集、通过、活动的“通行广场”。不管是哪一种，这个广场都是以“集体”为第一位的。

在中国，“以集体为中心”的主题是通过广场的宽广来表现的，那么个人的空间要通过什么样的主题来展示呢？当下，集体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我还没有在其中发现“个人的主题”，但是我认为在下一个时代，这将成为最吸引人的中国风景。

“植树、引水”：孩子们种下的是何物？

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我都见到了孩子们植树的场景，孩子们熟练的植树技能几度令我惊叹。他们接待起我们来，总是带着像大人似的笑脸。近来，我总听到去中国旅游的日本人回国后常谈论起比较两国孩子的话题。他们说，和日本孩子相比，中国孩子显得更有朝气。他们大概都是通过和负责外事接待的孩子们接触后获得的体会吧。在“红卫兵”“红小兵”聚集的少年宫里，他们欢迎外宾的做法，给人一种一板一眼、过于拘泥礼节的感觉；可到了户外，在街道上三五成群挥动铁锹植树的孩子们，看起来是那么放松，真是招人喜欢。

我觉得“孩子”和“树木”是瞭望中国未来的望远镜。通过这两个镜头，中国的未来正在通过现代中国国内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向世界传达着自己的行动。

正如同我们对于正在生长的东西，会心生怜惜之情。这和农业持续播撒未来种子的时间感非常相似。



郑州的行道木

人们并不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抱有期望，而总是对下一代寄予厚望。人们是否将这种期待化作一种遗产交给下一代人，这会给下一代人的世界观带来根本性的差异。也许这样说有些夸张，但至少存于人们脑海中的观念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比如隐忍精神、持久力、洞察力、冒险精神等品质会成为改变未来的重要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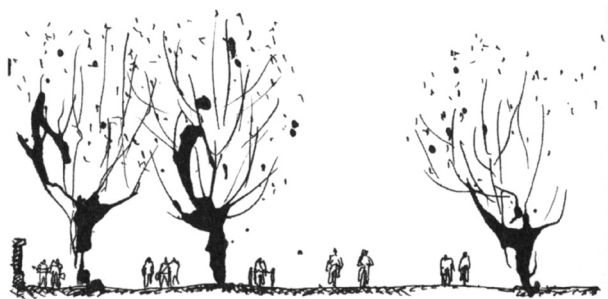
这是一场初春之旅。北京白杨树、郑州悬铃木的行道木¹非常壮观。在广州访问的某个晚上，散步时偶然看了一个植树展，听了他们作的报告。据说在好几个

1. 行道木中常见的树种是悬铃木、梧桐树、白杨树、青桐树、槐树、合欢树、柳树。其中以悬铃木和白杨树为最多。在南方还可见杏树、杧果树。据说选择种植这些树种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树冠硕大、绿荫浓密、树形优美、适于造景等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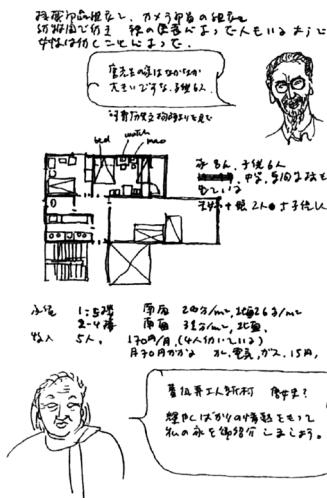
人民公社里，都种植了包括果树在内的几十万棵树木。我还听到了这样的报告：“一次种上一排树，然后进行密植，增加列数至两排或三排，使绿化量加倍。”

恐怕正是因为孩子们如此卖力地种树，所以我在北京听取的介绍中就说，“北京的植树量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两千万棵”。到了夏天，由这些行道木织成的绿荫会使街道比公园覆盖的绿色还要多。顺便一提，日本的城市公园人均3.4平方米，而首都北京可达人均4平方米以上。我认为如果不包含北京市内街区行道木的面积的话，恐怕达不到这个数字。

我们享受着火车旅行带来的乐趣，还到访了郑州和武汉这两个分别跨越黄河和长江的城市，然后在桂林乘船游览漓江。在那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经过灌溉后，光秃秃的山丘被绿树覆盖，还参观了在山上建起的梯田式果树林。我们听取了很多水利和植树的成果报告。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夸大的说辞。这些对国家形象的



郑州的行道木



热情细致的讲解和个人阐述（于湖南省建筑学会）

被隐藏的巴黎：闪耀于都市背后的光芒

会呼吸的小巷的光彩

不知从何时起，有关巴黎的拱形廊街的介绍也开始见诸一般性的杂志之上了。

有些杂志当发现所谓的“真正的巴黎”时，就会做上一番天花乱坠的宣传。这些宣传有时夸张得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能让人感受到花费很长时间终于觅得真正的巴黎的那种喜悦之情。比如想要巴黎一日游时，我肯定也会选择首先去巴黎皇家宫殿周边。这样说听上去好像“巴黎通”似的，其实那一带是巴黎的中心，

汇聚了很多来巴黎观光的外地人。只是在这靓丽大道的背面，隐藏着真正的巴黎。

踏足其中，将会完全改变你之后的行进路线。虽说只是散步，但毕竟是很重要的出发点。

我最钟情于巴黎的拱形廊街。它与大道毫无往来，独自悄无声息地生存着。“passage”是一个法语词，指带有玻璃屋顶的小巷子，字面意思是供人日常往来的小路。那些大街、大道就不能用这个词来称呼了。我这次选择的拱形廊街探秘之旅的起点——巴黎皇家宫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是一个木结构的、带有玻璃屋顶的城市社交场所遗迹。正是历史上拱形廊街诞生的地方。那是一个被暗淡的石头回廊所包围的娴静的中庭。这里兼具“神圣”与“世俗”的神奇氛围，至今仍然是城市的中心。

穿过那里的回廊，继续往北边散步，向着与国家图书馆相连的街区前行。进入街区便能看到华丽的科尔伯特廊街和薇薇安廊街这两个拱廊街中的杰作。于19世纪20年代相继完成的这对“拱廊街双生子”，是为数不多的以奢华装饰著称的拱廊街，被公认为至今仍然保持着明艳光彩的拱廊街代表作。接下来从那里往南走两个街区，就到了全景拱廊街。这个拱廊街是一个小巷风格的街道。从这条小巷中人们可以依稀感受到在华丽回廊盛行的19世纪平民生活的种种景象。它有着质朴的玻璃天顶结构，在天窗投射进来的

光下，五颜六色的商店招牌令人眼花缭乱。在光与色彩的搅拌下，店铺的排列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人声嘈杂仿佛产生了回响。这是藏于城市背后的一个浓密度空间。

在这个迷宫中巡游一番，然后从拱廊街的北门出去，就来到东西向横贯巴黎市中心的主干道路——奥斯曼大道的延长线上。横穿这条大道，道路对面还可以见到其他拱廊街身影。隔着大道对面的回廊有个小门，那就是被奥斯曼大道截断的拱廊街的“切口处”。从那个截断面开始就是巴黎的另一个拱廊街杰作——茹弗鲁瓦廊街了。这条廊街也是一条窄小的笔直的廊街，但是它那雅致的细节、精美的玻璃工件、兼具可爱与典雅的外观，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街巷中的“名媛淑女”。

廊街内部的建筑也是蜡像馆、酒店等非常具有个性的建筑。在这里可以一睹与全景廊街性质完全别样的风景。小路是成直角弯折的，从古董店和旧书店中间穿过去，前面是一条名叫维尔杜的拱廊街。



茹弗鲁瓦廊街

光是沿着刚刚这南北向 600 米的回廊小路走上一圈，就可以看出拱廊街是如何紧紧地包裹着周边街道的历史的。其中包括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联合起来强硬推行城市改造计划的时期，以及为了抵抗这种强行改造，支援原有街道而产生的来自巴黎城市内部的抵抗时期。这些拱廊街始终没有失去它的勃勃生机，它让漫步于其中的行人们流连忘返。

步行者们的城市改造技术

巴黎的外部景观是外凸式的，是一种拥有向外凸出的坚硬外壳的清晰的景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像拱廊街这样的内凹式的回廊景观。它有着如同身体内脏般柔软的质感。这一凸一凹两种景观相得益彰，为整个城市景观带来了深邃感。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道上，被流行装点的时间流动不止，从不停歇。外凸式的景观在时光长河的冲刷中逐渐老去，而内凹形的拱廊街却不然。从古至今，自由阔步于其中的人们所看到的风景几乎不曾改变。在拱廊街中汇聚着人们对旧街区的全部记忆，悄悄地留存着这个城市未曾改变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就是通过光可以增加热闹繁华感。因此，在城市中提高了密度的空间里，都是采用了引入光亮的手法，这是一段把光进行空间化的历史。想要获得更多光亮的意愿运用在回廊上，就诞

生了拱廊街的多样变化。于是人们创造出了更高效地获取光的技术，以便提升繁华感。人们对光的不懈追求或者说享受城市漫步的文化，在进入 19 世纪以后，一下子刺激了铁与玻璃技术的发展。经过了工业革命，现代技术已经走入普通市民的生活。光已经开始均等地遍布城市内部的各个角落。因此，从“光的街道”¹的历史来看，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外部与内部的这种新型关系的重要性。于是从城市漫步者呼声较高的巴黎，开始了拱廊街的建造。

光的街道在欧洲，从巴黎到伦敦，又到米兰，再到地方小城市不断扩展。最开始它们不是作为城市外部的标志性景观，而是居于城市内部不起眼的地方，但又是人们生活必需的舞台。然后以“游击战的形式”逐步地渗



全景廊街

1. 《光的街道》（光の街道，丸善）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 1989 年。在这本书中主要论述了巴黎、伦敦、那波利、莫斯科等地的拱廊街作为城市中“有生命的活的空间”，应该进行重新研究。

透到全世界的后街小巷之中。

进入 19 世纪以后，人群密集的大都市多次被要求进行城市改造。比如其中一方面就是奥斯曼的城市改造计划。这是统治阶层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改造，而另一方面也有市民阶层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改造。在对城市内部阴暗肮脏的角落进行的改造中，拱廊街作为一种“小的改造技术”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它是一种公认有效的城市改造法。铺满“光的大道”的城市是不会失去活力的。那是因为城市内部的神经系统在发挥作用，如同持续进行着新陈代谢，让各个细胞始终保持活力。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来说，城市空间就是这样有机自然的存在。



开罗廊街

在拥有各种城市问题的大都市中，平板玻璃和铸铁大量生产。这两种现代技术的成套组合，助力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19 世纪初，从窄小的巷子开始，细长的“光的小路”乘着现代技术发展的列车，在 19 世纪中叶逐渐变成大型的“光的建筑”，之后更是向城市的主干大道、公共建筑、纪念标志建筑逐渐拓展。

以这个时间为分界，在英国建立起了车站建筑以及温室等大型公共建筑的原型，在意大利的米兰出现了被称为廊街（gallery）的包覆整条大街的“光的大空间”，在俄罗斯的红场前出现了古姆那样拥有巨大空间的现代市场。

早些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见到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是于 1887 年建造的。它旁边的斯特兰德拱廊是 1892 年建造的，是将拱廊和百货商店组合起来的大型“光的街道”。它们都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但至今仍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是周边商业区的核心。

虽然“光的街道”在各个国家展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对城市外部与内部的特点进行灵活把握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依靠建筑和城市内部萌发的力量持续闪耀的都市背后的光芒，在当下更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细细品味。



全景廊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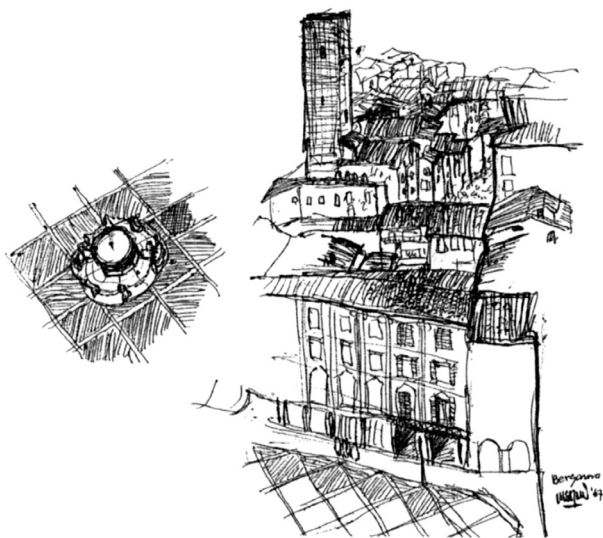
意大利，由北向南：广场、回廊、塔楼、屋顶

我将在意大利由北向南选取四个城市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意大利的城市是在中世纪的所谓“自治体（comune）”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意大利的每一个古代城市都拥有很强的独立性，也各有其个性。因此哪怕只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小城，它的城市的美术、建筑中也都保留了浓厚的历史气息。玩味起个中差异，根本没有尽头。在这里，我们按照四个建筑方面的关键词，选取四个城市来对它们的街区和民居进行观察。

广场：山上古都的中心

贝加莫

从贝加莫新城（Bergamo Basso）登上 300 米的高台，便是贝加莫老城（Bergamo Alto）。老城中以两个广场为中心建起的建筑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古都的中心。老城是与新城相隔离开来的，老城仍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原貌。这与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城郭城市”的中心区的风景都极为相似。而这里的建筑群纵横交错的构造和密度虽然不大，却反而显得中心部分格外高耸。尤其是因为旧城远离新城，旧城与新城位于上下两个不同空间。不仅如此，在时间上也感觉旧城与新城相差一天似的。足不出户就可以感



大教堂广场、维基亚广场写生

受到“云端上的另一个世界”。构成中心城区的主要是四个建筑：布满文艺复兴风格装饰的科莱奥尼礼拜堂、折中风格的圣玛丽大教堂、曾经作为市政厅的拉焦内宫，以及坐镇在城市深处的主教堂贝加莫大教堂。但是这些全都是小规模的建筑。这些建筑与老城中心的两个广场——大教堂广场和维基亚广场相互重叠，在城市中心区构筑起了高耸的整体风景。

但是又没有一座建筑是卓然独立的。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建筑们大都建成了相互结合、相互穿入、相互依赖的形式。所以在这里要想把每幢建筑区分开来，必须要借助门、门廊和装饰物的力量。比如通过科莱奥尼礼拜堂的正面和圣玛丽大教堂的装饰性门饰，就

能辨认出它们是两个各自拥有独立内部空间的建筑。

一般来说，意大利的小城市的广场很少有方形的，就好像有意拒绝方形广场似的。他们把广场做成不对称的形状，通常是建成两个或三个小广场的联合体。它集广场的多种功能于一身，比如仪式、集会、宗教庆典、政务活动等正式场合需要的功能，与此同时还兼具市场、散步、休闲等日常生活的功能，广场上井然有序。在建设广场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广场的形式，而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让广场自然而然地得到完善。随着时间的打磨，意大利的广场发展成了完全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规模了。

贝加莫老城的广场也是属于不断“繁殖型”的。大教堂广场呈向心状，与纪念性建筑物的正面靠在一起。它与面向大道呈开放式的维基亚广场形成对比，但是两个广场却是邻接着排列的。这两个相邻并形成鲜明对照的广场能相互融合并发挥出戏剧性的效果，是因为处于二者之间的拉焦内宫在起作用。更准确地说，是由于有了拉焦内宫一层的连续拱门形的凉廊（能让光影和风穿过的空间）。

回廊：强制散步的城市

博洛尼亚

这座城市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回廊，按照意大利语的说法叫“portico”。在博洛尼亚依靠各色优雅华丽的回廊对这座城市的空间进行了分隔。

在步入回廊之前，先从回廊的起点——广场开始散步吧。位于博洛尼亚的中心广场，形状规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广场离“对称”还有微妙的差距。一方面，在宽度上制造出凹凸，在建筑的布局摆放上营造出一种动态感。比如，比起中央的博洛尼亚主广场（马乔列广场），位于南侧的圣白托略大殿才是主建筑。好像是故意与位于北侧的波德斯塔宫的中间轴线偏离似的。虽然两个建筑拥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文艺复兴风格，但是在其他方面全部强调鲜明的对比。圣白托略大殿的正立面非常雄伟高大，未完工的粗糙壁面舒展地伸向天空。门面宽大的基座更衬托了建筑的高大。而另一方面，波德斯塔宫正立面被水平分隔成一道道横条状，每一条都由细腻精妙的装饰物填充。一楼部分是采用科林斯柱式构成的连拱柱廊，将水平方向的动态感扩展到整个广场。连拱柱廊呈东西走向，与环绕广场的回廊是连接在一起的，也是整个城市回廊的源头。这座建筑仿佛是在向世人夸耀着：它是作为回廊起点的建筑。

这样的布局设计在具有仪式性的、纪念碑性质的广场中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从作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来看，这种设计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博洛尼亚主广场因为有了在它西侧的海神喷泉和围住喷泉的广场而变得更加充满活力，整个空间都跃动起来。主广场的气氛格外欢快活泼。



博洛尼亚回廊写生

而在主广场的东边，沿着阿尔基金纳西奥宫旁边的道路，有一条南北走向直线形的回廊。它经由一幢博物馆建筑的狭窄空隙穿过市区。这幢博物馆曾经是阿尔基金纳西奥宫宫殿的东墙部分和意大利最古老的大学的一部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是，在这里，作为学习空间的大学和回廊竟然是同一个空间起源。在这条回廊的北端向右转，钻过另一条回廊，就来到了拥有两座高塔的著名的“双塔广场”。

从“双塔广场”处，道路开始分岔。这时选择步入马乔列大道。这条大道两旁有着各种各样的回廊，好像是一个回廊博物馆。既有木架构的最为古老的回廊，也有像圣母忠仆大殿的前庭那样轻快明朗的回廊群。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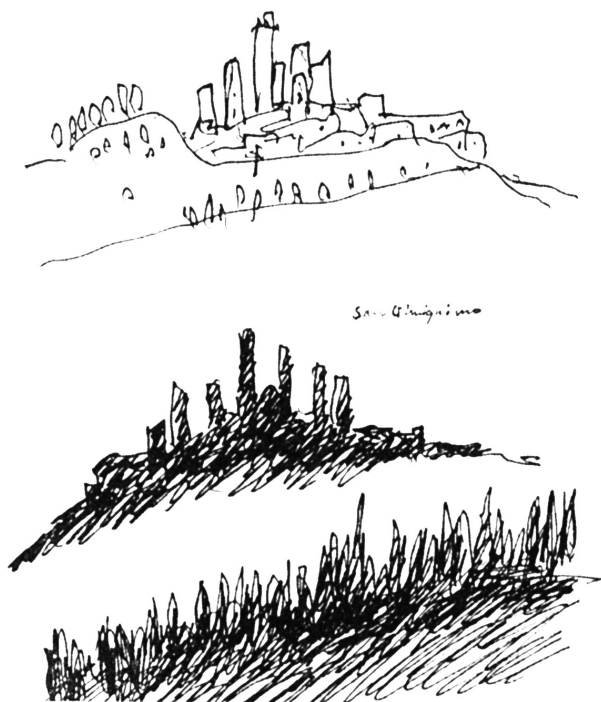
条道路就是为漫步于城市的人们而搭建的绚烂舞台。

如果沿着阿尔基金纳西奥宫的回廊向南走，通过绵延 5 公里、带有 666 个拱形的圣路加拱廊，就会通向位于山顶的圣路加的圣母朝圣地。从市中心走到这里，一路上始终未曾踏出回廊外一步。站在山顶眺望博洛尼亚，不禁感叹这里真是一座被回廊环绕的“回廊之城”。

塔楼：攀比高度的各家各户 圣吉米尼亚诺

在城市中建塔楼的做法并非始于圣吉米尼亚诺。博洛尼亚也曾矗立着 250 座塔楼，与这儿距离 25 公里左右的锡耶纳也有 40 座，位于托斯卡纳的卢卡则是曾经拥有 700 座塔楼的“塔楼之城”。为什么塔楼如此受青睐呢？那是由于塔楼是封建领主地位的象征。他们竞相建起更高的塔楼来彰显自己的权势。在封建贵族们为了相互攀比而建起更高塔楼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城市的景观。

在过去曾有 72 座塔楼的圣吉米尼亚诺，现如今只剩下市中心保留的 13 座了。其中最高的塔楼约 50 米。即便如此，现在城市中心的这几幢塔楼仍统领着整个城市的景观，这就是它带给人们的印象。远眺现在的圣吉米尼亚诺，组成它那特殊的丘陵城市景观特色的塔楼，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与众不同，而是市民们精诚团结的象征。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为展示这座城市气宇轩昂的标志，这些高耸的塔楼建筑群是多么重要。



圣吉米尼亚诺的远景

圣吉米尼亚诺是一个形状呈星形的城郭城市，面积 20 公顷左右，南北走向较长。从城市中央，往南往北分别是圣马特奥大街和圣乔凡尼大街两条大道。在城市中心地区，13 座塔楼全部密集地矗立于此。因此说，塔楼群就是标明城市中心的地标，是辨明广场位置的标志。塔楼是由当时的各个封建领主自己建起的，面对着水井广场（Piazza della Cisterna）有 4 座，面向主教座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和埃尔贝广场（Piazza della Erbe）的各有 5 座。塔楼

环绕着广场，是整个城市的名片。

上面提到的三个广场是连成一串的。它们与构成城市中心部分的建筑群相互交织，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位于圣乔凡尼大街前端的水井广场是一个底边长 40 米、高 60 米的三角形坡状广场。位于圣马特奥大街前端的主教座堂广场是一个 30 米 × 40 米的广场，它面向正面朝东的主教堂基座的宽大台阶，通过两座塔楼间的狭缝与埃贝尔广场相连。

此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制造出广场与广场间绝妙连接空间的两座塔楼和凉廊的作用以及由主教座堂广场、埃贝尔广场和圣马特奥大街组成的缝隙间矗立的两座塔楼与台阶的关系。此外，主教堂的台阶，对着主教堂的波德斯塔宫的两座塔楼，以及在墙壁立面中央的二楼位置挖通的凉廊的作用也值得留意。这些现在依然还在使用的结构，就好像是舞台与观众席的关系。任凭谁都能一眼看出这是一个庆典空间的格局。塔楼起到了类似舞台帷幕前的台口的作用。圣吉米尼亚诺拥有由塔楼围合成的各种各样戏剧化的空间，让到访这个城市的人们情绪激动、兴奋不已。

屋顶：屋顶成群的造型

阿尔贝罗贝洛

阿尔贝罗贝洛这个城市的风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同从地里长出来的一般。整个城市的景观不是那种出众的漂亮，房屋的设计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也

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建筑、绘画、雕塑。但是它拥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之前走访过的城市有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牢牢地确立中心区，然后以城市中心为辐射点向四周发散，与各个房屋建筑连在一起。而阿尔贝罗贝洛却与之前的城市反其道而行，呈现的是一种逐步地“自然繁殖”而成的群体形态。

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是房屋的原始形态。或者说住宅这一生活空间的原初样貌，是以转化成风景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的。原始的结构和那片土地拥有的建筑材料相结合，建造出非常简单的圆锥形石灰岩民居。有一种计算屋顶的单位名称叫“楚利”（trulli），



阿尔贝罗贝洛，“楚利”民居

这里的人们就用这个单位名称来称呼这种圆锥形的民居。同时在这种造型结构中，也隐藏着现代房屋所追求的一种简洁性。

这座城市的第二个魅力在于，“聚集而居”的这种城市原理是以一种很易于理解的模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接着，它的第三个魅力就是有建筑原型可依。虽然形成了模式化的建筑群，但是始终遵循原始建筑的基本造型规则，将城市景观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屋顶的集合体。

事实上，即便这样去解释，为什么会在阿普利亚地区位于火山岩台地的这座城市产生这般造型的建筑呢？我没有能找到答案。只是与它相邻的洛克罗通多、马丁纳弗兰卡、奇斯泰尼诺以及奥斯图尼等丘陵城市，无一例外的都是有着白色城郭的精致小城。这才是更凸显了阿尔贝罗贝洛“异端”的造型。

阿尔贝罗贝洛拥有“楚利”的地区位于小农院区和蒙蒂区。通常被介绍得更多的是沿着丘陵的斜坡展开的蒙蒂区，那里现在居住着3 000人，现存千余座“楚利”。在这一地区的城镇中，二到四个“楚利”组成一户人家，而周边的农村则有十几个“楚利”组成一户人家的例子。

一个“楚利”有10平方米，屋顶是直径3至4米的圆形，而房间是四方形，一条边的长度为3至4米。而更大型的“楚利”通常是用作起居间或餐厅，配有

一个小的“楚利”作厨房。作为卧室用途的“楚利”中，在墙上开凿了多个凹壁形的床铺。除此之外，还有厕所、浴室、储藏室等多种功能的“楚利”，甚至还有气派的酒窖“楚利”。

“楚利”内部在面积上没有什么富余，而屋顶尖的部分在空间上是宽敞的。没有从外观看上去的那种洞窟似的压迫感。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那些年代久远些的“楚利”，应对现在的生活依然很是自如，完全不过时。正因为如此，整个居住区才保留着旧时的风貌，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特别保护区。